

欽定宋史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四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樂志第八十四

樂六

光宗受禪崇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暨壽聖皇太后尊號壽皇樂用乾安壽聖壽成樂用坤安三殿慶禮在當時侈爲盛儀尋以禮部太常寺言國朝歲饗上帝太祖肇造王業則配冬饗於圜丘太宗混一區宇則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俱配焉高宗身濟大業功德茂盛所宜奉侑仰繼祖宗以協先儒嚴祖之議以彰文祖配天之

烈乃季秋升侑於明堂奠幣用宗安之樂酌獻用德安之樂並登歌作大呂宮及加上高宗徽號奉冊寶以告用顯安之樂紹熙元年始行中宮冊禮發冊於文德殿皇帝升降御坐用乾安之樂持節展禮官出入殿門用正安之樂受冊於穆清殿皇后出就禱位用坤安至位用承安受冊寶用成安受內外命婦賀就坐用和安內命婦進行賀禮用惠安外命婦進行賀禮用咸安皇后降坐用徽安歸閣用太安冊寶入殿門用宜安宋初立后自景祐始行冊命之禮元祐納后典章彌盛而六禮發冊書曰樂備不作惟皇后入宣德門朝臣班迎鳴鐘

鼓而已崇寧中乃陳宮架用女工皇后升降行止並以樂爲節至紹興復製樂以重禪翟詔執色勿用女工令太常止於門外設樂隆興冊禮時則國樂未舉淳熙始遵用之而紹熙敷貢舊典於此特加詳備紹興樂奏仲呂宮仲呂爲陰紹興樂奏太簇宮太簇爲陽用樂同而揆律異焉明年郊祀太常耿秉奏致敬鬼神以禮樂爲本樂欲其備音欲其和今所用雷鼓之屬正所以祀天致神而皮革虛緩聲不能振應登歌大樂樂器及樂舞工人冠服有積歲久而損弊者宜葺新之太常在籍樂工不給於役召募百姓罕能習熟郊祀事重其樂工親

扈乘輿和樂雅奏期以接天地享祖宗請優其日廩以籍田司錢給之樂藝稍精仍如賞勸其緣託權要送名充數者嚴戢絕之又言大禮前期皇帝朝饗太廟別廟內安穆安恭皇后二室前此係大臣分詣行事今既請詣室裸其酌獻升殿所奏樂曲恐不相協宜命有司更製皆從之寧宗卽位孝宗升祔祧僖祖立別廟禮官言僖祖旣倣唐興聖立爲別廟遇祔則卽廟以饗孟冬祔饗設樂禮例於僖祖廟室行禮其樂舞欲依每歲別廟五依次作登歌樂其宮架樂則於太廟殿上通作詔從之

既而臣僚言皇帝因重明聖節詣壽康宮上壽舉樂仰體聖主事親盡孝之志俯遂臣子尊君親上之忧此國家典禮之大者也檢照典故天申節賜御筵在上壽次日今乃於前一日賜文武百僚宴重明上壽用樂攸始而臣下聽樂乃在君父之先義有未安遂命改用次日凡奉上冊寶於慈福壽康宮者再備樂行禮一用乾道舊制尋御文德殿制冊皇后有司請設宮架之樂依儀施行慶元六年瑞慶節金使至以執光宗慈懿皇后喪詔就駟賜御筵並不作樂嘉定二年明堂大饗禮部尚書章頴奏太常工籍闕少率差借執役當親行薦饗或

容不根游手出入殿庭非所以肅儀衛嚴禁防也乞申
紹興開僖已行禁令不許用市井替名顯示懲戒庶俾
駿奔之人小大嚴潔以稱精禋臣僚又奏郊祀登歌列
於壇上籩於上龕蓋在天地祖宗之側也宮架列於午
階下則百神所同聽也夫樂音莫尚於和今絲竹管絃
類有闢斷拊搏佾舞賤工窶人往往垢斂擾雜宜申嚴
以肅祀事皆俞其請至十四年詔山東河北連城慕義
殊俗效順奉玉寶來獻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實
惟我祖宗之舊乃明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寶用鼓吹
導引備陳宮架大樂奏詩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舊

疆來歸三日永清四海並奏以太簇宮理宗享國四十
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先是孝宗
廟用大倫之樂光宗廟用大和之樂至是寧宗祔廟用
大安之樂紹定三年行中宮冊禮並用紹熙元年之典
及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冊寶始新製樂曲行事
當時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
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姜夔乃進大樂議於朝夔言紹
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鎛鐘景鐘有特磬玉磬
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埙有大小簫箎遂有長短笙
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濕軫有

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
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
又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
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
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
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
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弦瑟必
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
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
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

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
樂工苟焉占籍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冗操
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
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
也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
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
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宮實徵
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
害不極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

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纏括四聲而使
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具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詩歌
之事其次者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
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其
議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自尺律之法亡於
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於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
之器銀字中管之號令大樂外有所謂下宮調下宮調
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雙韻十四弦以意
裁聲不合正律繁數悲哀棄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
笛鶴鳴曰胡盧琴渤海琴沉滯抑鬱腔調含糊失之太

濁故聞其聲者性情蕩於內手足亂於外禮所謂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者也家自爲權衡鄉自爲尺度乃至於此謂宜在上明示以好惡凡作樂製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爲準其他私爲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則斯民順帝之則而風俗可正其議古樂止用十二宮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惟十二宮也王夫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宮又特重黃鐘一宮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

燕樂或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爲調者惟迎氣
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宮聲是也若鄭譯
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
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黃龍新水調
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卽
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袞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
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太簇夾鐘仲呂林鐘夷
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太簇之商羽
焉國朝大樂諸曲多襲唐舊竊謂以十二宮爲雅樂周
制可舉以八十四調爲宴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

當以宮爲曲其間皇帝升降盥洗之類用黃鐘者群臣
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鶩夏之義也其議
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
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陽歌
六呂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
趙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黃鐘俱是陽律既違
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鐘者奏陽歌陰其合
宜歌無射乃或歌太呂奏函鐘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
蕤賓乃或歌應鐘奏黃鐘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大呂
乃雜歌夷則夾鐘仲呂無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

當改其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古之樂或奏以金
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鐘師以鐘
鼓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畢下管象武
管者簫箎遜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聲此所謂吹以管
者也周六笙詩自南陔皆有聲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
供祀饗此所謂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廟徹而歌雍詩
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
曰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詩夕牲
有詩饗神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
樂無虛作謂宜倣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刪以合

於古其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詩歌七月之陳王業是也歌於軍中周之愷樂愷歌是也漢有短簫鐃歌之曲凡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曰戰城南聖人出之類是也魏因其聲製爲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晉亦製爲征遼東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嘗作爲鐃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僞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儻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爲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於天下夔乃自作聖宋鐃歌曲宋受

命曰上帝命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清取湖
南曰沅之上得荊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土遼取廣南
曰時雨需下江南曰望鐘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漳泉
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淵潭曰帝臨墉美
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上於尚
書省書奏詔付太常然夔言爲樂必定黃鐘迄無成說
其議今之樂極爲詳明而終謂古樂難復則於樂律之
原有未及講其後朱熹深悼先生制作之湮泯與其友
武夷蔡元定相與講明反覆參訂以究其歸極熹在慶
元經筵嘗草奏曰自秦滅學禮樂先壞而樂之爲教絕